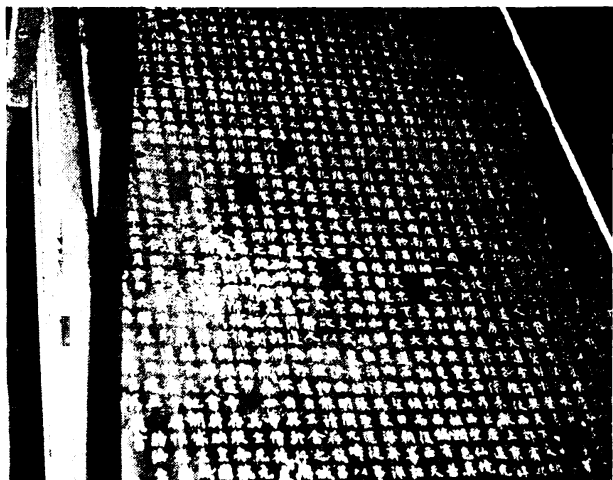


# 景教流行中國碑一千二百年紀念

溫順天 合著  
梁潔芬



現珍藏在西安博物館碑林內的「大秦景教流行碑」，左圖為碑首，右圖為碑文內容。

在公元七八一年刻成及豎立的「景教流行中國碑」，今年慶祝一千二百週年紀念，這塊石碑以及近代發現的景教漢譯八部經典(1)，提供了十三個世紀前天主教已傳入中國的最早證據。這方厚厚的石塊，在公元八四五年景教受迫害時，被埋藏於距離西安市四十八公里的地下，直到公元一六二五年。

## 發現景教碑

明朝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年）陝西長安的盩厔縣，有人在郊外因建屋挖土，無意中掘得一大塊古石碑，剛巧當地進士王某携一外籍天主教神父名金尼閣（Fr. Nicolas Trigult）從京師返鄉，欲為家人領洗入教，故金神父於盩厔得此千載一時之機會，親睹景教碑，但不懂碑上敘利亞文，而誤認為迦耳都（Kaldon）文（即巴比倫文之別名），碑出土後，移至長安金勝寺，今列於西安博物館之碑林中。

當時，信奉天主教的名儒李之藻，得友人岐陽張廣虞帶來碑文的拓本，細讀之下，不禁驚訝，說：「邇者長安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此教未之前聞，其即利氏西泰（即利瑪竇）所傳聖教乎？余讀之良然。」<sup>(2)</sup>近代學者以為明末李之藻的讀景教碑書後一文，與葡藉教士陽瑪諾（Emmanuel Diaz）的唐景教碑頌正詮一書，意藉天主教士艾儒略（Julius Aleni）所著西學凡中附錄大秦寺碑一篇之考據頗為正確，還有清代金石學家林侗（一六二七——一七一四年）及錢大昕（一七二八——一八〇四年）亦對此碑下過考證工夫。

## 碑文內容

這塊石碑上刻了有關唐代基督教會的教義、禮儀、傳播情況，及唐代歷代君王對教會的支持。（六一八年至七〇七年）。除了東漢（公元廿五年至二二〇年）遷都洛陽外，由秦代起至唐代末年的將近一千年中，長安一直是帝京所在。

這塊深黑色的石碑高十尺，闊三尺半，厚一尺，刻上了一千七百五十六個漢字，及七十多個敘利亞文字，其中所闡述的教義大部份，仍為現代基督教會所接納。內容分教義、歷史及歌頌三大部份。有關教義方面略述如下：(一)天地間存在一個有位格的神，祂不是受造，却造生萬有，是三位一體，永恒不變的。（原文：常然真寂，先先而無元，自然靈虛，後後而妙有，惚玄樞而造化，妙衆聖以元尊者，其唯 我三一妙身，無主真主，阿羅訶歟。）(二)述及天地人類之受造，人類掌管一切受造物。（原文：判十字以定四方，鼓元風而生二氣，暗空易而天地開，日月運而晝夜作，匠成萬物，然立初人，別賜良和；令鎮化海。）(三)講及原祖的墮落，及原罪遺留給後世子孫之慘況。（原文：渾元之性，虛而不盈，素蕩之心，本無希嗜。泊乎娑殫施妄，細飾純精，間平大於此是之中，隙冥同於彼非之內，是以三百六十五種，肩隨結轍，競織法羅。或指物以託宗，或空有以淪二，或禱祀以邀福，或伐善以矯人，智慮營營，思情役役，茫然無得，煎迫轉燒，積昧亡途，久迷休復。）(四)由於上主的拯救，於是藉大秦（即中東）的童貞女的誕生而成默西亞，由天使報喜，波斯人携貢來朝，默西亞戰勝惡魔狡計後，升至他原來的高天，祂遺下二十七卷新約經書。（原文：於是我三一分身，景尊彌施訶，戢穩真威，同人出代，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景宿告詳，波斯靚耀以來貢，圓廿四聖有說之舊法，理家國於大猷，設三一淨風無言之新教，陶良用於正信，制八境之度，鍊塵成真，啓三常之門，開生滅死，懸景日以破暗府，魔妄於是乎悉摧，棹慈航以登明宮含靈於是乎既濟，能事斯畢，亭午昇真，經留廿七部，張元化以發靈，開法浴水風

，滌浮華而潔虛白。 )

碑文也概括地描述當地景教教士的修道生活；教士們人人削髮，不蓄奴僕，不存私產，不設階級，院內人人平等，他們每天七次祈禱，每隔七天就舉行一次隆重的宗教禮儀。(原文：存鬚所以有外行，削頂所以無內情，不畜臧獲，均貴賤於人，不聚貨財，示罄遺於我，齋以伏識而成，戒以靜慎爲固，七時禮讚，大庇存亡，七日一薦，洗心反素。 )

這異端起源於聶斯托良 ( Nestorius ) 對基督兩性所持的特殊看法，相傳聶氏否認聖母瑪利亞爲天主之母，說她只是基督人性的生母。這種說法在公元四三一年被厄弗所大公會議宣佈爲異端。信從聶氏主張的教徒，稍後便與拜占庭禮的基督教會分離，而集中在波斯一帶，轉向東方傳播其訊息。

碑文又描述聶氏教派 ( 在中國稱景教 ) 的教士阿羅本 ( Alopen ) 於公元六三五年抵達長安 ( 今稱西安 ) 後的歷史過程。阿羅本當時見愛於唐太宗，他携來的經籍是在大內的圖書館中翻譯。從一份日期爲六三八年的京城告示中，得知皇帝准許他們在國內傳教，後來又准許他們在京城附近的寧義坊建修道院一所，內有教士廿一名。(原文：太宗文皇帝，光華啓運，明聖臨人，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占青雲而載真經，望風律以馳艱險，貞觀九祀，至於長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齡，摠仗西郊，賓迎入內，翻經書殿，問道禁闈，深知正真，特令傳授，貞觀十有二年秋七月，詔曰：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祥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忘荃，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於京義寧坊，造大秦寺一座，度僧廿一人。 )

唐代數位君王，如高宗 ( 六二八至六八二年 ) 及玄宗 ( 七一二年至七五九年 ) 因支持景教而在碑文上備受讚揚。夾於這兩位君王執政之間的階段，就沒有提及，因這夾縫時期是篤信佛教的武則天掌政時期，景教徒遭受迫害。在碑文的兩側，還以敘利亞文刻上六十八名教士的姓名，除八名外，均有漢文對照。

景教徒於唐武宗排斥佛釋及其他宗教時，於公元八四五年便將此碑埋於地下，以資保存。那時有記載談及在全國四萬四千六百所寺院的二十六萬佛教僧尼被逐出佛教寺院門牆之外，同時亦有三千多名景教士被逐出寺外。此碑由八四五年被埋直至一六二五年才出土。

## 景教漢譯經典

從這塊石碑的出土到今日，曾引起過很多學者的興趣，欲研究早期天主教在

中國及中亞一帶的傳播情形，也吸引不少外國考古學者來到中國西北區域即陝甘及新疆一帶進行發掘。在中外學者多年苦心鑽營、窮極各種正當及不正當手法下，在敦煌石室中，由斯坦因（M.A. Stein）及伯希和（Paul Pelliot）取去大量古代文獻寶物時，也帶走了若干景教的經典，現珍藏在國立巴黎博物館，一部份流到了日本，落在日籍學者手中(3)。

近代學術界中，有權威學者考證了一些景教漢譯經典及讚頌經，共有八部，計為：

- (一)序聽迷詩所經第一：又名移鼠迷詩訶經，敦煌寫本，日本高楠順次郎藏，「移鼠」為耶穌之異譯，「迷詩所」即「默西亞」，經分兩部，前部述教義，後部述耶穌之行實(4)。
- (二)一神論：景教最古經典，由一天論第一，喻第二，世尊布施論第三三篇短文而成，為日本京都大學講師富崗謙藏氏所珍藏，內容闡述上主造萬物，及「一神」的教義，至於世尊布施論則是福音中的山中聖訓部分(5)。
- (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讚：寫本，現存國立巴黎博物館，文中所載，為今日天主教彌撒中的光榮誦（Gloria）(6)。
- (四)尊經：寫本，藏巴黎國立博物館，是敬禮三位一體真神，諸聖人及卅五部經典，是祈禱經文，至於經上諸聖人的名字，由日籍研究景教的權威學者佐伯好郎博士考證後。證明為聖徒先知及景教先賢人名(7)。
- (五)志玄安樂經：寫本，國人李盛鐸藏，是吸收中國已有的宗教思想，而配合景教教義，以漢文寫成，是教理書本，文中氾濫着濃厚淨土宗佛教思想。
- (六)宣元本經：殘寫本，國人李盛鐸所藏，全卷得十一行字，其餘失散，李氏歿後，該殘卷不知所踪。
- (七)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經：殘本，卷首部份缺失，有人認為是宣元本經之續本，但近代基督教學者如龔天民認為本經內容及思想，與宣元本經大不相同(8)。
- (八)大聖通真歸法讚：寫本，為國人李盛鐸所藏，日人小島靖氏發現，後遺失，該經是當時教徒舉行禮儀時，所用的讚頌禱文，其中有經文祈禱及聖經誦讀：多惠聖王經（達味聖詠），阿思瞿利律經（福音）(9)。

## 與佛道的關係

從景教碑文以及上述八部經書中，發現景教所用佛教術語很多，例如：妙身

、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無邊、普度、世尊等，比比皆是，而且碑的頂端，刻有佛教徒視為大放光明、清淨純潔的罕世寶物，也象徵不可思議的妙法——蓮花，在蓮花之上有象徵基督徒的十字架。這樣證明了不單景教中摻有很濃厚的佛教色彩，吸收了佛教思想，借用了很多佛教術語，而且也有道教思想混入其中，近代學者認為宣元本經中充滿道家的氣味文字顯得十分玄妙難懂；他們的解釋是：波斯籍的景教教士初來中國時，有說他們學習了中國的宗教、風俗習慣、文字，於是在中國就地取材，寫了一本滲有其他宗教氣味很重的經典。一說他們口述教義，而由中國人執筆寫成，這樣，難怪在經典中混合了很濃厚的佛教思想，運用很多佛教名詞，因為當時唐代佛學處於黃金時代，很多唐代儒生對佛教思想有相當研究<sup>(10)</sup>。

## 景教衰亡原因

景教在元代只在中國西北邊疆地域活動一段時期，就銷聲匿跡了，直至一五五五年以後，景教再沒有在中國發生影響力<sup>(11)</sup>，究其原因，可有以下說法：

景教東來，經由波斯籍的傳教士傳入，當時唐代民阜物茂，長安是全球文化中心，佛教和道教當時已經在漢人社會上佔有重要的位置；因此懷有文化優越感的漢人，那裏看得起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西域波斯人，而接受他們的宗教呢？職是之故，景教教士爲了在華夏社會中，爭得一席位置，不惜努力吸收本地文化，甚至借用佛道名詞以表達自己教義，也在所不計。所以在漢人眼中，景教就成了不葷不素，不中不西，不能徹底表彰自己教義的宗教，無怪乎那「似景非景」，「似佛非佛」的宗教，只能在中國西北部外族人聚居的地方傳播，至於在東南一帶，富有漢族色彩的地區，信奉的人不會太多<sup>(12)</sup>。

當景教教士銳意傳教時，採用歷來教士都樂於運用的捷徑——與政治領袖拉上關係，景教主教阿羅本入長安時，皇帝令宰臣在郊外迎接，召見入宮，在大內圖書館譯經講道，以後備受歷代君王的特別尊崇，也許爲了這個緣故，教士成爲特權階級，越發脫離群眾了。所以當更換朝代，變易政策，景教本身的命運亦隨之而浮沉，這個宗教的基礎從傳入中國之日開始，已經顯出不大穩固，所以它可能經不起兵荒戰亂、改朝換代、宗教政策改變的挑戰而沒落。

## 結語

在從研究景教碑及景教的漢譯經典時，筆者有以下的問題，願與同道分享並

一同探討：

(1)唐代景教主教阿羅本，和明代的利瑪竇一樣都藉着政治力量，交結高官，影响皇帝，以利傳教工作，這個傳教方法是正確嗎？若利用政治力量，誠然給予教士很大的方便，但與政治過往太密，與政界人士淵源過度深厚，會不會影响作為先知的教會在曠野疾呼的自由呢？

(2)景教之所衰亡，出錯的原因在於它錯誤的本地化過程，這樣使它挾上過份濃厚的佛道色彩，弄至失掉自己宗教上的本質。那麼，在本地化的過程上，作為一個宗教，什麼是它本質上不可或缺、不可以被其他東西取代的特質呢？在天主教方面，我們一方面要教會本地化，辦本地教會，但一方面也要保持天主教會「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特質，我們在這方面怎樣能巧妙地，採取一個明智的平衡？換言之，如何能一方面進行本地化，而另一方面也不失落自己的本來面目，以致兩方面的要求得以滿全？

附註：

(一)參閱龔天民著：「唐朝基督教之研究」，基督教輔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〇年，第二十三頁。

(二)馮承鈞著：「景教碑考」，商務印書館發行，一九三六年上海，第十二頁。  
王治心著：「中國基督教史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香港，一九五九年，第三十二頁。

(三)參閱註一第二十三頁。

(四)方豪著：「中西交通史」第二冊，台灣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一九五三年，第二一八頁。

(五)參閱註一第廿四頁至廿九頁。

(六)參閱註四。第二一七頁。

(七)參閱註一，第三十七至三十九頁。

(八)參閱註一，第四十三頁。

(九)參閱註一，第四十一頁。

(十)參閱註一，第八十八頁。

(十一)參閱王治心著：「中國基督教史綱」基督教輔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二十八頁。

(十二)參閱註一，第九十頁。